

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集成

第一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10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第一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第十冊目錄

續文獻通考·樂考 卷六至卷十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六

樂考

律呂制度

遼道宗太康中以秬黍所定升斗定律

初用周秬尺九寸管空圍三分爲本太康中詔行秬
黍所定升斗嘗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大樂四
旦二十八調則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

金章宗明昌五年置所講議禮樂尺律仍用宋大晟樂

制

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爲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

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
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
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
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爲新樂元祐
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
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
指節爲尺其所造鐘磬卽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
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
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

卽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爲近古合宜者也今取
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
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
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爲尺使眾人不敢輕
議其尺雖爲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
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爲者也蓋今之鐘磬雖
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
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
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

四簴帝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爲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一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用之

元世祖時杜瑛著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

英宗時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著樂原琴原

孟頫于律呂之樂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

樂原各一篇

樂原篇曰樂本於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曷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絃黍之法黍之爲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絃之而然橫絃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爲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厯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絃黍之爲顧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于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

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施之于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世衰道微流爲賤工之事爲士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爲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謂律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鐘夫黃鐘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于律而七音備矣被之于器

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于七音之中不亦謬乎黃鍾爲眾律之祖宮聲爲眾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爲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宮則黃鍾爲變宮還宮之法官爲濁變宮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宮則是變宮反濁于大呂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于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于十二律之外他有所

謂清聲者哉黃鍾之律九寸半之爲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長短雖不同而不失黃鍾之中聲故曰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爲然十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于宮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篇別絲屬門

熊朋來著律論

其說謂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

律管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算也
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
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爲鍾
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鍛聲以正其度此所
以雅樂之不可復與聲音之不可傳也又言周禮有
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遷固淮南上下生且不定何
以算律哉蓋蕤賓重上生與大呂在陽則倍其法一
耳紛紛爭較何益于樂

元史儒學傳曰熊朋來爲福建廬陵兩郡教授所

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詞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至治中英宗銳意制作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未及召而卒

泰定時太史院使齊履謙請候氣定律

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于律律本于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之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

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惜之

臣等謹按元代於律呂無所改作惟遵用宋崇寧樂吳萊闢之甚詳附錄於後

吳萊張氏大樂元機賦論題後曰鄉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要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

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
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
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
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
謂樂和曾未幾時候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
樂過于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韁鼓鑄之勞則
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
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
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

一黔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卽據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簴雕鏤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